

2023年5月11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石会娟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

老街旧巷

沧州的那些老街巷

■耿玉升

小南门是古沧州最繁华的地带,据《沧州市地名资料汇编》介绍,出了小南门是南北走向的钱铺街,钱铺街南起晓市街北止顺城街,长180米,宽6米。清初,此街有一钱铺,故此取名钱铺街。

出小南门往西是鸡市街,东西走向,西头一直通到当铺胡同。据传明末时期,这里是百姓买鸡卖鸡的地方,所以取名鸡市街。这个街上有个大店铺,叫“裕盛恒”布铺,这个店铺的牌匾“裕盛恒”三字,是清末翰林、著名书法家华世奎(天津人)题写的。店铺老板姓张,是本地财主。

鸡市街西端,与书铺街南头相交。书铺街是紧贴沧州西城的一条街,南北走向,北头和西门大街(今新华路)相交。据查,清朝此地建有“普文书局”,书铺街因此而得名。

书铺街与鸡市街的交叉口有一座关

帝庙,一般的关帝庙都是坐北朝南,而这座关帝庙却是坐南朝北,被人们称作“倒坐”关帝庙。

钱铺街南头西侧是锅市街,东西走向,西至顺河东街,长270米,宽4米。明朝末年,此地因靠近运河码头,开有几处锅店,时称锅市,后来此街取名锅市街。

锅市街西头,向北有一条南北街,在书铺街西边,与其平行,叫缸市街。北头与西门大街(今新华路)相交,长550米,宽4米。清初,此地有“天河公”“中兴”两个缸碗店,故取名缸市街。

钱铺街南头东侧是晓市街,走向由北向南转由西向东,东头与牛市街相接。西头是江岔子街,相传古时牛市街直通运河边码头(今解放桥处),河西是菜市口村,因菜市口村民连年贫困,疑为犯了地名,是牛市街的牛把菜市口的菜吃光了,

导致他们贫穷。于是他们就截了牛市街西头一段,插上6个农耕用的岔子,意为阻挡牛市街的牛。所以西头这段叫江岔子街。

晓市街是沧州老城早市中心,百姓惯于起早在此地出摊买卖,故取名晓市街。现今江岔子街、晓市街南部、牛市街、义和街等都改建成了解放路。

沧州较繁华的古老街道,被改造沿用下来的不多,自城西门往东的大街原名西门大街,现在扩建后改称新华路。从南门到北门有一条大街,以与西门大街的交叉点为分界,北面叫北门里大街,南面叫南门里大街,后来统称南北大街,现在改称清池大道。

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建设,那些古老的街巷,都已逐渐消失。但是那些古老街道的人文痕迹,还仍然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。



沧州风物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的水明楼

水明楼位于沧州城南运河西岸之上河涯村。明永乐二年,从河南开封迁来刘姓在此立村,因村建在南运河堤岸上,故村名为上河涯。

清代著名学者、协办大学士纪晓岚的外祖父家就在这个村,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屡屡提及。这里树木苍郁,田禾丰茂,风光旖旎。特别是夏季,河风吹拂,格外清凉。纪家在此购买田地,建起五楹的水明楼。

纪晓岚少年时,随家人自崔尔庄来此消夏,在上河涯村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。纪晓岚站在楼上,打开北窗能看到运河里的风帆在楼下穿梭,打开另一边的窗户,能看到外祖父家,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纪晓岚在《槐西杂志》卷一中写道:“余有庄在沧州南,曰上河涯,今翳之矣。”

旧有水明楼五楹,下瞰卫河。帆樯来往栏楯下,与外祖雪峰张公家度帆楼,皆游眺佳处。”在《滦阳续录》卷三中又写道:“余家水明楼与外祖张氏家度帆楼,皆俯临卫河。”

水明楼是纪氏族人避暑的“胜地”,《槐西杂志》卷一记载:“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纳凉,诸孙更番随侍焉。”在《滦阳续录》卷二又提到:“先祖母张太夫人避暑水明楼,知之最悉。”

《槐西杂志》卷一讲述了纪晓岚幼时在水明楼的一段奇遇。“一日,余推窗南望。见男妇数十人,登一渡船。缆已解,一人忽奋拳击一曳落近岸浅水中,衣履皆濡。方坐起愤置,船已鼓棹去。时卫河暴涨,洪波直泻,汹涌有声。一粮艘张双帆顺

流来,急如激箭,触渡船,碎如柿。数十人并没,惟此曳舟,乃转怒为喜,合掌诵佛号。问其所适,曰:‘昨闻有族弟得二十金,鬻童养媳为人妾,以今日成券,急质田得金如其数,资之往赎耳。’众同声曰:‘此一击神所使也。’促换渡船送之过……”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,水明楼的青砖地基尚可辨识。随着水运的衰落,运河里的船越来越少。1958年前后,疏浚河道,彻底掩盖了水明楼的遗迹。

尘世沧桑,风云变幻,水明楼已随风帆如云的繁盛景象远去。感今怀古,时光倒流几百年,运河水流汤汤,樯帆往来,两岸杨柳依依,水明楼上传来少年纪晓岚琅琅的读书声……

佚名



老行当

锅补匠

■王贵新

早年,农村老家一带锅补匠人的吆喝声清脆悦耳,独具特色:“锅破锅……锅盆子……锅碗……锅大缸……”声韵或悠长或短促有力。

听到这熟悉的声音,村里的一些老太太、小媳妇们纷纷拎着待修理的旧损炊具走出家门,很快将锅补匠人围拢起来。不一会儿工夫,一些原本破烂渗水的锅碗瓢勺,被师傅锅补得严丝合缝,滴水不漏。

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街头常有的情景。刚需决定存在。锅补行当由来已久,过去物资匮乏,农家的一些瓷器、饭锅等生活用品坏了舍不得扔掉,于是,乡间锅补应运而生,受到农家欢迎。

走街串巷的锅补匠,大都是些上了年纪的长者。他们围着深色腰布,有的推车,有的挑担,两侧装着炉具和风箱。一只木箱装满了钳子、铆钉、小锤及不同形状的锅子(钹钉)、铁皮、铝片等工具材料,箱子上还挂着一个贵重的家伙儿——金刚钻。

“金刚钻”由金属钻头和木制钻杆、手柄组成,钻杆与手柄以缠绕的皮绳相连。工作时,二者呈十字交叉,木柄来回推拉,

带动钻杆正、反旋转,直至穿透物件,铆好锅钹。钻杆分“公”(摞压)、“母”(受力)上下两截,总长约一尺半、直径一寸左右;杆下安装钻头,型号可以调换。

常言道,“没有金刚钻,别揽瓷器活儿”。意思是说没有真本事就不要逞能。而一旦有了“金刚钻”,那能耐可就大了,什么活儿都敢接。

打破的盆子、碗碟,先对接接茬,用带子整体捆牢。随之在破口处涂上一会儿机油,小金刚钻就“吱吱”地旋转起来了。给瓷器打眼要特别小心,钻破是要赔偿的。有的盆碗较厚,钻孔不能打透,且孔眼是斜的。钹钉中间扁,两头略带钩,师傅用小锤小心翼翼地敲打上去,再用油调上石灰抹一下就好了。钱是按钹钉多少来计算的,大概是一个钉子一两毛钱。

锅有两种补法。因裂缝漏水的,修补方法大致与盆碗相同。先在缝隙两边对称钻孔,再用长方形钹钉由内到外穿过锅底,用小锤轻轻把弯曲的钹钉铆好。对于有颗粒状洞眼的铁锅,得用铁水来补。此时火炉、风箱派上用场。师傅先用一封闭

火桶放入碎铁块,以炉火高温化成铁水,内加细沙滚成小球;而后将铁水从锅底外部按到洞眼漏水处理,随即用裹着细沙的布团轻轻一擦,就完活了。

当然,修补不等于新造,器皿使用时要小心为好。有了钹钉的铁锅比别处要凸起一些,用锅铲时要格外注意,否则不经意间把钹钉铲掉,受到大人呵斥。

锅补锅碗看似简单,其实技术含量很高。什么样的家伙钻多大窟窿眼,用多大型号、哪种材质(铜或铁等)的钹钉,用几个合适,以及锅补眼力、火候、速度、重力的把握等都要恰到好处。稍有不慎,小则活儿有瑕疵,大则毁坏物件,甚至赔偿倒贴。

常年在外、风餐露宿的锅匠师傅是非常辛苦的。他们自食其力,变废为宝,既可养家糊口,又方便了百姓生活。

如今随着高压锅、电饭煲、电磁炉的普及,锅补匠人的脚步已离我们远去,“补锅”的吆喝声再也听不到了。匠人去了,但锅补师傅们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“工匠精神”却代代相传。

沧州老俗话

不落忍

不落忍,沧州话里是不忍心,过意不去的意思。比如,“孩子们作业都这么多了,天天熬灯费蜡的,再给孩子布置别的任务,忒不落忍了”。

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知微庐主:这个是不忍心的意思。

王吉仓:不落忍,不忍心、不忍的。类似的话有不肯的、不好意思的。

刘之龙:落忍,不常说。不落忍,不肯的,常说。不落忍也含有担心让人家说三道四的意思。

知微庐主:“挺落忍”了,“挺肯的”了,有这样说的吗?

刘之龙:挺落忍,有时也说,但很少说。挺肯的,倒常说。比如,张三这个人做事,忒肯的了,没羞没臊。

知微庐主:换句话说,“肯的”反义词,就是不落忍。

孙克升:说好了我自己去拿,大老远的还给我送来,忒不落忍了。

飞鸿:不落忍有时候也是一种同情心、怜悯心。

孙克升:他都落魄到这种地步了,咱再跟他逼账,万一有个好歹的,咱心里也不落忍啊!

飞鸿:“肯不的”好像比“不落忍”程度轻些。“肯不的”是脸皮薄,“不落忍”是心里搁不住,不踏实、不忍心的意思。

秦建萍:“不落忍”是不忍心,感觉有点对不住的意思。“肯不的”是不好意思,带点腼腆、胆怯的意思。两者用法不一样。

马金铃:不落忍,我们这边用得少,常用“肯不的”。意思是“怪不合适的”,“你看看,这合适吗?”“叫你费心了。叫俺们多过意不去呀!”表达不好意思、接受帮助的感动,庄稼人的憨厚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付世伟:不落忍的意思比较单纯,就是心里过意不去,觉得他人自己付出或给予,超出了对方的能力或自己的期望值,内心感到不安。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,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,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老行当、传说故事等栏目,欢迎广大读者来稿,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:czwbrw@sina.com